

中宣部指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

“我喜爱的抗战歌曲”评选活动，书中歌曲**全部入围**

歌声里的

抗战

余玮

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抗战歌曲创作内情**深入揭秘**

歌声，也是抗战武器

让我们回到那个**血性**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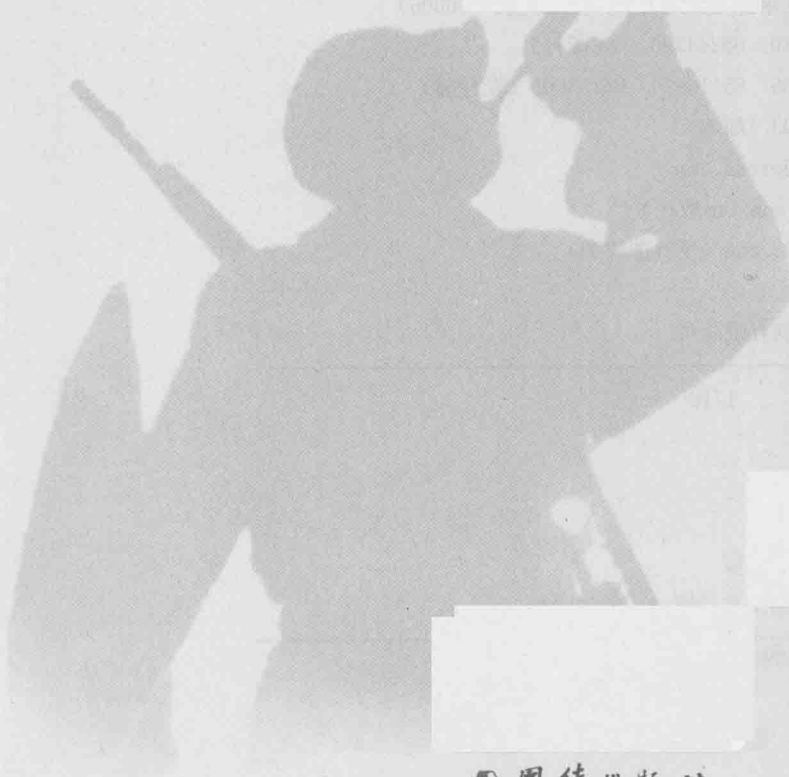


团结出版社

声里的

抗战

余玮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歌声里的抗战 / 余玮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26-2469-6

I. ①歌… II. ①余… III. ①革命歌曲—中国—选集
IV. ①J6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4607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3 千字

印 数: 4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469-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 1 《松花江上》 悲怆的旋律“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 001
- 2 《露营之歌》 转战白山黑水的真实写照 / 027
- 3 《大刀进行曲》 如大刀般的音乐“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045
- 4 《歌八百壮士》 荡气回肠背后的浴血传奇 / 067
- 5 《在太行山上》 战歌传唱中华魂 / 089
- 6 《延安颂》 颂歌与战歌背后的精神 / 107
- 7 《到敌人后方去》 赵启海的名字与抗战名曲一样经典 / 139
- 8 《黄河大合唱》 华夏儿女的精神颂歌 / 159
-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嘹亮金曲唱出豪迈雄壮的军威 / 195
- 10 《歌唱二小放牛郎》 军旅歌手重新演绎小英雄 / 217
- 11 《南泥湾》 陕北“小江南”的前世今生 / 233
- 1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诞生在山沟里的“颂党第一歌” / 255

1

《松花江上》

悲怆的旋律『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人民艺术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在铁蹄下遭受凌辱、流离失所的东北人民的悲苦及心声。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歌声。后来，这首歌又迅速传遍全国。《松花江上》发表后，强烈地触动了中国人的亡国之痛，歌声所至，莫不唏嘘，成为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抗日歌曲之一。它的创作者就是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的张寒晖，张寒晖一生先后创作了《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七十多首抗战歌曲。

少为人知的是，《松花江上》的诞生地是西安，而不是东北，词曲作者张寒晖不是东北人，其实他也不曾到过东北。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周恩来曾评价这歌曲“使人伤心断肠”，后来还曾由他指示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很长一段时间来，张寒晖是默默无闻的，《松花江上》的盛名之下，没有多少人知道它背后这个清瘦的戴着眼镜的河北人，但是，真正为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历史湮没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张寒晖已经声名日炽。

（一）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爷爷张寒晖一生其实从未到过东北。是流落西安街头的东北难民，给了他创作灵感。”站在河北定州市建阳村张寒晖故居里，张满囤谈起爷爷当年创作《松花江上》的故事如数家珍，“爷爷从小就住在这个小院里。”

张寒晖原名张兰璞、张含晖。1902年5月5日，出生在顺直省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西建阳村一个日渐衰败的书香之家，其祖上曾出过7位举人。曾祖父琴棋书画皆通，曾考取功名，却弃官不做，终生过着恬淡的田园生活。祖父和父亲在维新变法后，都曾在新办的小学堂里教书，但薪金微薄，家道中落。父亲满腹学问，既懂中医，又爱好民间音乐，是位进步的民主



音乐家张寒晖

主义者，所以张寒晖自幼受父亲革新思想的影响颇深。张寒晖的孙子张满囤说，张寒晖在家中排行老二，小名全子，幼时体弱多病但天资聪颖。

张寒晖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张振洲靠教书养活张寒晖兄弟5个，以及张寒晖年迈的祖父、祖母。家里终年糠菜半年粮，贫寒度日，实在养活不起众多的孩子，将张寒晖最小的五弟送了人。

在当时传统思想影响下，不愿断送张家的书香之脉，张寒晖的祖父和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凑足学费让7岁的他入私塾读书。幼时的张寒晖聪明但是非常淘气，11岁时到距家10里的翟家村高小读书。整日食不果腹的张寒晖，靠着坚强的毅力艰难求学。在学校期间，受到孙中山民主主义熏陶，并对歌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唱一些民谣和爱国歌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读初中的张寒晖走上了街头，组织文艺骨干上街，宣传抵抗日货，招致被学校开除。于是，他转到保定高等师范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接受革命理论的陶冶。

进入保定高等师范附中读书时，饭费家里常供不起。一次，饿得实在没法子了，在街上碰到一个唱曲谋生的艺人，张寒晖同那艺人向行人唱了几支小曲，才要了块饽饽吃。

1920年，曾受民主主义影响的张寒晖直接去了北平，在北平私立电气工业学校学电工。1922年，他回老家和出自贫苦农家的姑娘邵金平成婚。新婚之夜，他为妻子改名为邵锦萍，并轻声唱起了在北平才学会的一首《满江红》：“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年，主权夺。叹江山如此异族驰骋，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

同年，张寒晖再赴北平，考入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一是他从小喜爱戏剧，特别爱唱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不但管学生的吃住，还发给一些零用钱。

张满囤曾听长辈人说，1922年，结婚短短9天后，爷爷就离家到北京上学了。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张寒晖在家的时间少，在外的时候多。由于没有男劳力，孩子又小，家中里里外外都靠邵锦萍，生活十分艰难。“奶奶白

天上地里干活，回来干家务，晚上还要纺线到深夜。有时扛着轱辘给人家打短工浇地。就这样，把收入一点点积攒起来给爷爷备用。”

1925年，张寒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成为共产党员。在艺专，他在著名音乐家赵元任教授的指导下，对民族音乐、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进行了系统学习和钻研，为后来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张寒晖带领同学参加“三·一八”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游行，和李大钊在游行队伍中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口号。军阀政府疯狂搜捕爱国进步人士，李大钊惨遭绞杀，张寒晖也上了通缉的名单。他连夜剃光头，逃离北平，一路步行四百多里回到家乡——在一天深夜，光着头，赤着脚出现在妻子邵锦萍的面前。邵锦萍怕有人追捕张寒晖，天还不大亮，就给他披上一件褂子，戴顶破草帽，陪他去村外的田间浇地。

张寒晖入党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的身份、他的理想、他的事业、他的艰难与困惑，从不轻易与家人言说，邵锦萍自然也知之甚少。她只是在张寒晖每次外出时，节衣缩食、东挪西凑地攒足盘缠，给丈夫以默默的支持。

张满囤说，爷爷奶奶感情很好，只要爷爷回到家，总喜欢穿个大褂，摘掉眼镜到地里干活，或者教村里的孩子识字、唱歌。一回到屋里，就张罗着做饭，女儿艳亭趴在他腿上，儿子林格爬到他背上，他边拉风箱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他非常喜欢孩子，时常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在邵锦萍的记忆里，这是一家人最团圆、最难得、最幸福的时刻。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漫长的离别岁月中默默企盼。

1928年，张寒晖再次入北平国立艺专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是在艺专工人俱乐部工作，后又领导北平青年俱乐部，组织了红色话剧团体“五五剧社”，并在社刊上发表剧作《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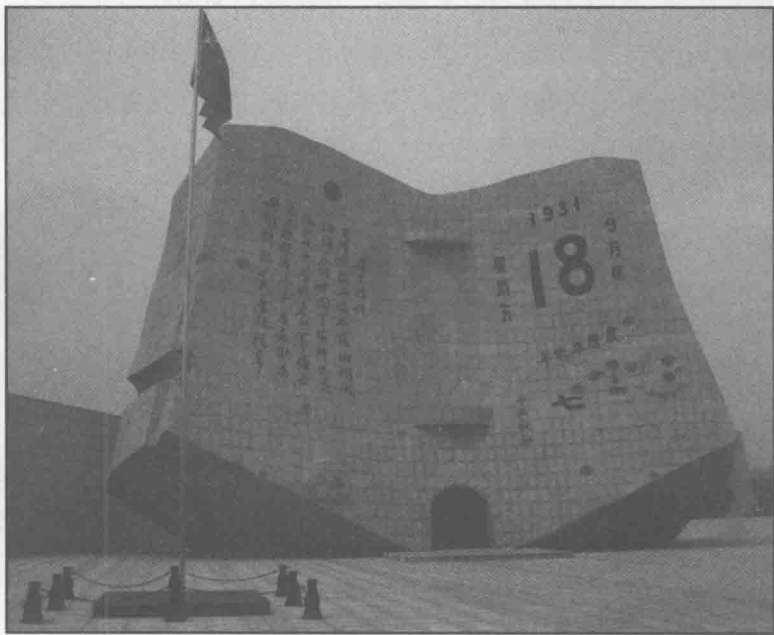


青年张寒晖

的爱情》。后因不满于学校“艺术之塔”的封闭式教育，主张艺术为革命服务和戏剧地方化，愤而辞职。

回到家乡的张寒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帮助定县民教馆进行秧歌、民谣的搜集研究工作，并参加了由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编写农民通俗读物，参与创作了《农夫歌》《除草歌》《农家乐歌》《高头村歌》等歌曲，编印了《普村同歌集》。

1930年，张寒晖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帮助组织剧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中共河北省省委的领导下，整组定县地下党组织，组织农民运动，成立抗日救国会，并以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九一八”残历碑

（二）一气呵成饱含血与泪的旋律

1933年2月，张寒晖接到他在北平国立艺专的同学好友刘尚达的信，邀他去西安工作。刘尚达时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兼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馆长。

此时，张寒晖在定县利用民众教育进行抗日宣传，已引起定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他接到信后动身去了西安。张寒晖到西安后，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任总务主任。他组织了“西安实验剧团”“西安铁血剧团”，自当导演和演员，演出了《不识字的母亲》《黑地狱》等话剧，并主编出版《老百姓报》，以通俗的文字开展救亡宣传。然而，支持他们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职务，张寒晖和好友刘尚达被赶出了民众教育馆。张寒晖失业，贫病交加。他两手空空拖着病体回家，隆冬时节还没有棉裤，冻得瑟瑟发抖。

妻子邵锦萍和十来岁的女儿小艳亭去地里拾花生，换回几尺布，连夜一针一线为张寒晖缝做了一条棉裤。病愈后，他利用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做掩护，组织定县戏剧研究社，演定县秧歌，唱昆曲，编写剧本……宣传抗日。

此时，九一八事变后退出东北的东北军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河北省委指示，张寒晖和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东北军驻扎在定县东关的五十三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张寒晖在东关军营中教歌。他教东北军唱《可恨的小日本》，军民学唱，大受感染，不少人边唱边哭，痛斥日军暴行。

1936年夏天，张寒晖二次只身去西安，以西安省立第二中学（今陕西师大附中）教员的



1936年的张寒晖

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次离家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北参加革命活动，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在陕西省立第二中学，张寒晖担任过28级（1939年毕业）的班主任等，讲授国文课，课余则在师生中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文艺宣传。此时，他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余人组成的“斧头剧团”，指导演出了多部抗日救国话剧，其中《乌国》影响最大。该剧在大操场演出，观众达数千人，群情激愤，抗日口号声震云天。此后，“斧头剧团”又到陕南、晋西等地作抗战宣传。所到之处，演出前张寒晖总是激情洋溢地唱起他的“主题歌”：“厉我兵，秣我马，大家齐动员；此耻不雪，此仇不报，不活天地间！”张寒晖在自己创作的歌曲与剧中这样呼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十余万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两地，拖家带口，愁容相对，乡音一起，一夜征人尽望乡，而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是一片遭受欺凌的故土。广大东北军将士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寇，重返故乡。

古城西安街头，拥塞着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胞。张寒晖到达西安后，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一天夜晚，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孙志远给张寒晖讲了很多东北军对故乡的思恋之情和西安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之情，还送给了张寒晖一本东北军第67军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该军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孙志远望着沉思的张寒晖说：“寒晖，你多才多艺，写一首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吧！”张寒晖早有些想法，经孙志远一说，更燃起了他为东北军写歌的欲望。

于是，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一边宣传抗日方针，一边倾听东北同胞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倾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

们心底的亡国之恨和丧家之痛。张寒晖日思夜想，心潮难平，眼前那片黑土地，那条松花江，仿佛在向他招手；东北依稀成了他的家乡。

“九一八”以来的国仇家恨在张寒晖的胸臆翻腾；东北难民的哭泣在他脑海萦绕；东北军和难民决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唤在他心灵震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歌词写出来了，内容和感情脉络分为怀故、漂流、呼唤三个基本层次。词的开头部分，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而九一八事变突起，日军占领了美丽而富饶的东北，人们只得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词的第二层次概括地描述了失落故土的悲惨遭遇，通过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仓皇，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词的第三层次用饱含无限感慨的发问，向故乡和亲人发出声声深情的呼唤，寄寓了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期待，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

用什么音乐素材呢？张寒晖想起了家乡那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惨惨的“大悲调”，还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尤使他历历在目、萦绕耳边的是家乡女人哭坟时失去亲人的悲恸欲绝声——张寒晖在东北撤进定县的东北军五十三军的一个营中教歌时，军兵们的歌声是那样悲愤幽怨，在从军营回来的路上，他见一妇女在新坟上烧纸，哭号失去的亲人，那哭声拖着长腔，凄惨、心酸、悲绝……张寒晖久久回忆着女人哭坟时的凄惨哭声，脑海间萦绕着东北军和东北难民那悲愤幽怨声……

音乐素材有了，张寒晖于1936年11月奋笔疾书，一口气创作出悲壮动人的歌曲《松花江上》。

这是一首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歌词中“我”的遭遇实际就是全体东北人民的遭遇，因而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该曲采带尾声的二部的曲式结构，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吟唱的方式引申展开，悲愤情绪的积聚在歌曲的尾声形成爆发性的高潮。此曲充满了家仇国恨的深深之痛，表达了洗雪国耻、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此歌问世，张寒晖先在西安二中学生中教唱，旋即引起强烈反响，教室外聚集起层层听众。歌曲唱出了那深重的民族创痛，感人肺腑。张寒晖的友人姚一征曾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呜咽地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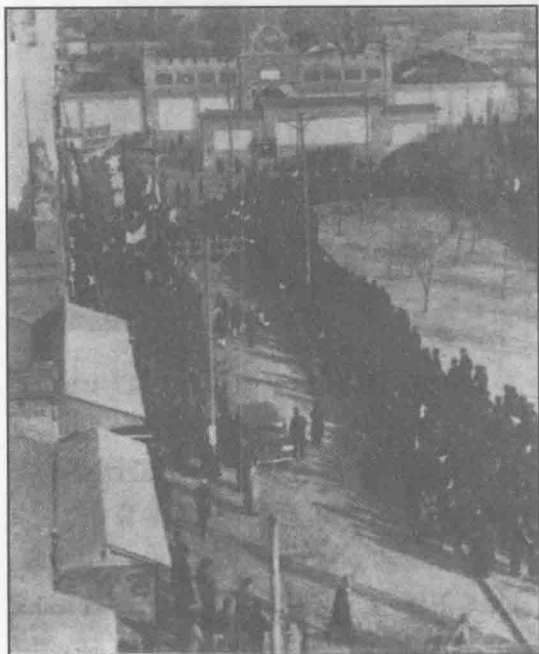
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了这首歌，立即震动了西安古城。随后，由东北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军各师，又经中共地下党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

同时，张寒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群众演唱，并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继而，这首震撼人心的歌迅速在东北军及东北难民中传唱开来，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那旋律中凝聚的深情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三）风靡中华大地的《流亡三部曲》之一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来西安，住临潼华清池，企图督促张学良、杨虎城之东北军与西北军进行“剿”共。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十余人相继到达，住西京招待所。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1万多人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游行到“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东望小学一学生在中山大街被警察开枪射伤，游行大队群情激愤，冲出中山门向临潼进发。张学良亲自赶到十里铺，挥泪劝阻学生避免流血牺牲。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惊闻此曲，感慨顿生，热泪盈眶，“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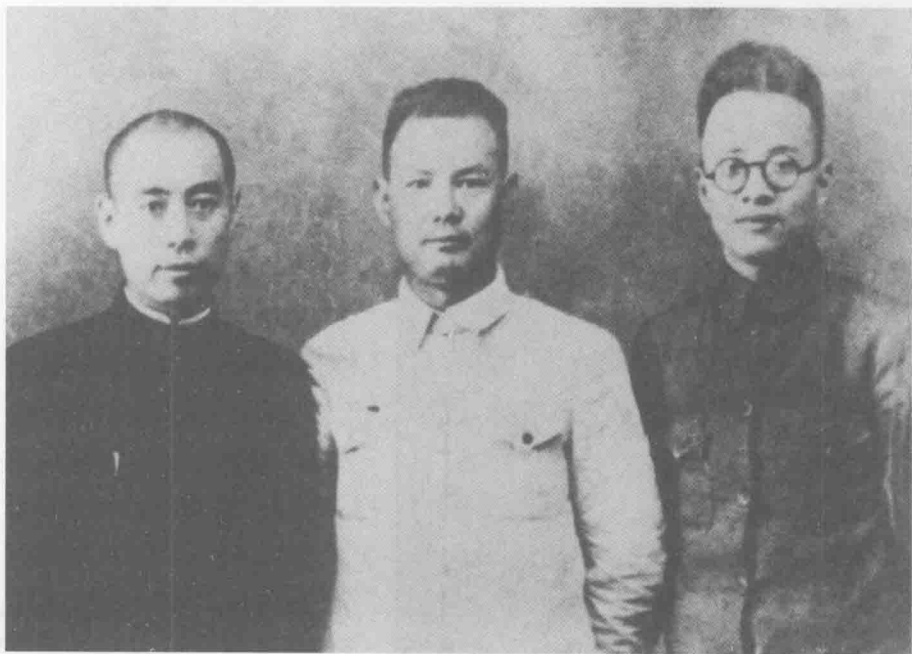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张学良惊闻《松花江上》，挥泪劝阻学生避免流血牺牲，表示“用事实来答复”（图为“西北‘剿’总”门前的游行请愿队伍）。

12月12日凌晨，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从南京来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可以说，《松花江上》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首歌曲迅即传遍全国，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感召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西安事变后几天，张寒晖按党的指示参加了东北军，任政治部人事股长兼抗日演剧团团长。身为东北军的一员，张寒晖唱着自己写的歌，同样泪流满面。

1936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指挥着东北军军官高唱《松花江上》。悲愤的歌声激起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



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



1937年1月9日，西安工、农、商、学、兵各界武装游行示威大会，有15万多人参加，反对内战，要求抗日

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家乡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周恩来还曾问一位东北战士：“为什么一唱‘九一八，九一八’，东北人就流泪呢？”那位战士腼腆地回答道：“想家呗！”周恩来笑着说：“想家？我建议领导让你回家看看，好不好？”战士答道：“不赶走鬼子，回去也好受不了。”周恩来亲切地拍着那位战士的肩膀道：“那么，这支歌，唱出了你们的心愿，你们不愿做亡国奴，要求抗日、收复失地、统一祖国！这很好！”

民族苦难血泪中浸泡而出的《松花江上》，的确是一曲哀歌，一曲惊天动地的哀歌，催人泪下，使人奋起。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谈及《松花江上》，激动地说“（九一八事变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对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称“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1937年，作曲家刘雪庵把自己从上海流亡到香港途中谱写的《流亡曲》（又名《离家》）及《复仇曲》（又名《上前线》）两首歌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编为《流亡三部曲》，在《战歌》音乐期刊上发表，因当时对《松花江上》创作者张寒晖缺乏了解而署以佚名。这是三首歌曲以《流亡三部曲》之名首次正式发行，成为在抗战时期万众传唱、脍炙人口的一组爱国歌曲，对激励民众走向抗日战场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指示，将其中的《松花江上》与后来创作的《军民大生产》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

抗日战争时期，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松花江上》的故事。一天晚上，八路军摸到敌人的碉堡下面，向伪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然后给他们唱了《松花江上》。当歌声终止后，碉堡中一个东北口音的士兵带着哭腔说：“再唱一遍，好吗？”于是，《松花江上》再次响彻夜空，歌声激起了士兵们对家乡的怀念，渐渐可以听到碉堡中的哭泣声。几天后，很多东北籍士兵